

独把春光磨铁砚

——读《罗荣渠文集之四 北大岁月》

董正华

罗荣渠先生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,认为“通”比“专”更有价值,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、中美关系史所拘,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,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,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。

今年 8 月 29 日 (农历八月初三)是先师罗荣渠教授 90 周年冥寿。先生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入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,在新中国建立的凯歌声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,怀抱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走上工作岗位,却不料半生坎坷。然而,先生仍负重前行,矢志不移于其道,学术上成就斐然,自成一家。1996 年,先生因积劳成疾,突发心肌梗塞辞世,享年 69 岁。

69 岁的年龄,在古人是年近古稀,在今天则还是盛年。从罗先生留下的著作,特别是他最后十年近于火山喷发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到,先生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、完整,且独树一帜。如果再给他哪怕只是十年的学术生命,以他的勤奋和写作速度,别说每月一文(这是他 1996 年年初给自己的规定),就是双月一文、每季一文,其成就也可以跟更老一辈的文史大师比肩了。先生的突然去世,何止是史学界的巨大损失!聊可告慰的是,他的一系列不恤成说或发凡起例之作,如关于拉丁美洲史、关于美洲发现(为什么没有中国哥伦布)、关于中美人民友好交往、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、关于对二次大战的再认识,他研究世界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,特别是他一再阐发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,已经普惠学林,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。他在多年以前发出的“人文忧患的盛世危言”,如黄钟大吕,至今鸣响在人们耳畔。

20 多年过去了,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。先生的著作更是长置学生案头。同时也有两个疑问常常萦绕心头,挥之不去。

其一,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学人,为什么没有像更早一代那样,形成众星灿烂彪炳史册的学术群体?

其二,毫无疑问,成功的学者必须具备“才”和“学”,而且还需勤奋。读书时的罗荣渠已经被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认定为同辈中的佼佼者,称赞他“天资



1945 年,罗荣渠以高中二年级同等学力资格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。1946 年摄于昆明。



▲1947 年 7 月,罗荣渠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,获文学学士学位。

► 罗荣渠书法



蔡沈云“数紂也傲,学者无憾”,简直是一副奴隶的样子;所谓“学者”也者,竟至如此,实觉可怜!可怜!(48,58 页)

他对先秦思想特别是儒道两家的认识:

诸子百家,大抵都是“圣人君子”们“躬行之余”的记录而已,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处,所以颇习斋痛斥这些书的奴才。鸿儒以降,徒子徒孙们造反,孔子也被称“王”(素王)了。这是不为孔门争气,以后更是江河日下了。

(老子)这套哲学无可否认是世界上最聪明、最有人味的哲学。但是,……这个世界根本是一个傻子推动历史的世界,……所以我们敬慕那些真的聪明人(自然有好些只是假聪明而已),但是我们更热爱那些伟大的傻子。(51,52 页)

读《北大岁月》,我特别注意到他在日记里大段摘抄《新民说》“论进取冒险”一节,日记也多处表达了对梁任公的敬佩之情,一再惋惜其早逝;还有他给自己立下的“戒律”：“从今后不写无病呻吟、抄袭剽窃、摇旗呐喊的世界上无此不少的文章。”(70 页)

从以上所述,我们可以隐隐看到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、涉猎广泛而又有独特见识的未来史学家的身影。尽管他此时还只是年龄不满 20 岁的大学低年级学生。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阅读的部分中外文

图书书目,许多至今仍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,其数量之大,真让晚辈读书人如我者汗颜!

大学时期的罗荣渠思想活跃。起初,他想以历史为工具研究哲学,不久后又曾着力于中西交通史、历史研究方法论;他写过《古代琉球问题之总清算》;计划利用假期写作《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》和《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》等三篇文章;曾经设想撰写《再疑录》,探讨比较悲观与悲剧、偶像与信仰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、自由与平等、中国古代“易道”与西洋辩证法、史学目的论与情景论等问题。他还有志于撰写一部学生运动史和一部历史哲学,最后,在向达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》。前面那些计划、设想看似庞杂,其实都没有离开他的志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,反映出他初出夔门就勇于尝试、勇于进取。不难想象,能够做出这些计划,不仅需要在上课之余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,而且需要多么敏锐的眼光和多么远大的志向!

(下转 3 版) ➡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李纯一 licy@whb.cn
封面编辑：
陈韶旭 csx@whb.cn
封面图片：
方闻先生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匯學人

